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二十

諡畧

宋蘇洵嘉祐諡法增多諡

臣等謹案諡法之書自周書獨斷而後見於隋唐宋志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者有劉熙諡法三卷沈約諡法十卷賀琛諡法五卷王彦威續古今諡法十四卷李涪諡法三卷范正周沉編六家諡法

二十卷蘇洵嘉祐謚法三卷皇祐謚録二十卷劉

熙之書久軼今不可考沈約賀琛之書羅泌以為

皆本于廣謚晁公武謂沈約撰七百九十四條賀

琛加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意其時去漢未遠師

承有自王彦威以下轉相祖述必有可觀惜其書

今皆不存惟蘇洵嘉祐謚法三卷見于本集其皇

祐謚録亦鈌如矣考洵于嘉祐六年與姚闢等承

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

八年上之意有所未盡乃又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諸書考其得失別為嘉祐諡法三卷諡録三十五卷宋史志二十卷應是南宋亡失曾鞏謂其諡法藏於有司宗孟謂世不得傳中秘獨有之則書雖一人所為實一代之經制也今觀其書於諡義多所增改如聖不可知曰神取之孟子窮理盡性曰聖取諸易繫辭大而難名曰堯取諸論語仁聖盛明曰舜取之小戴記見于自注者甚明

至其所列謚字刪去周書帝皇王公侯德殤甄勝懿譽度知糠醜慼推長繆等十九謚史記君僖慧抗四謚獨斷黄字一謚增多賢禹章强以下七十謚鄭樵云洵承詔編定六家謚法斷然有所去取又云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謚所去者百九十八謚則其謚實一取于古無有臆說足備漢魏以來之軼典爰取其增多字逐一標列仍以歷代經用者附證如左

行義合道曰賢

宋太祖女魏國大長公主謚賢肅魯國大長公主謚賢靖葢賢謚自宋始用之

淵源通流曰禹受禪成功曰禹

於堯舜外增多禹謚葢亦舊儒附會相傳已久者

法度明大曰章敬慎高亢曰章出言有文曰章

後漢孝章帝始謚章本紀註引謚法溫克令儀曰章應是沈賀諸家相傳有此義蘇洵刪

和而不流曰强中立不倚曰强守道不變曰强死不遷情曰强自勝其心曰强

梁光禄大夫江革謚强

致果殺敵曰毅强而能斷曰毅

梁尚書左丞江子四元帝時謚毅益謚毅之始見史傳者

勝敵克亂曰壯武而不遂曰壯

史表有廣嚴壯侯召歐博陽壯侯陳濞並于高祖六

年十二月甲申受封侯此前史謚壯之始

好力致勇曰果

漢更始將軍廉丹始謚果後周謚襄國公李端唐謚定州刺史于匡濟亦用此

肇敏行成曰真不隱無屏曰真

唐睿宗謚大聖真皇帝攷史記魯世家有真公濞索隱曰真音慎本亦作慎則魯公濞本謚慎傳寫誤真也

思慮不爽曰原

周書作思慮不爽曰愿愿與原古通本書既改周書愿作原而又以弱無立志訓愿則分為兩謚矣未知何據

綜善典法曰爲

行見中外曰顯

周三十五傳為顯王疑是周公謚法所有周書失去者

含和無欲曰玄
唐天寶十三載加睿宗謚為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德覆萬物曰高
漢太祖謚高
功格上下曰光能紹前業曰光居上能謙曰光
後漢世祖皇帝謚光武章懐太子注引謚法曰能紹
前業曰光唐上元元年追謚懿祖曰光皇帝
則天法堯曰大

三國吳孫權謚大皇帝

出類拔萃曰英

宋太宗女魏國大長公主謚英惠

多聞强識曰博

唐左武侯大將軍竇抗本傳謚密通典作謚博又秘

書少監蕭德言謚博

可以作聖曰睿

唐代宗沈皇后謚睿真穆宗謚睿聖

承命不遷曰世

治典不殺曰軍

意深慮遠曰趩

蓄義豐功曰仁慈民愛物曰仁克己復禮曰仁貴賢親

親曰仁

敏事以敬曰慎沈静寡言曰慎

周有慎靚王魯衛陳皆有慎公

奉義順則曰禮恭儉莊敬曰禮

制事合宜曰義見利能終曰義除去天地之害曰義先君後已曰義取而不貪曰義

後漢光武帝姊新野長公主建武三年追諡節義蓋諡義之始見史傳者

守命共時曰信出言可復曰信

漢海陽齊信侯揺毋餘昌武靖信侯單甯並高祖六年受封蓋諡信之始見前史者武帝時塞侯直不疑亦諡信

質直而好義曰達疏通中理曰達

隋岐州刺史鄭譯開皇十一年謚達葢謚達之始見

史傳者

含光得衆曰寛

梁宗室廣信侯蕭暎謚寛

才理審諦曰理

梁潯陽太守到洽謚理後周驃騎大將軍郃陽伯薛

寘亦謚理葢理謚始用於南北朝時

中心樂易曰凱

後梁蕭詧中書監安豐公蔡大寳謚文凱

避遠不義曰清

北魏驍騎大將軍刁雙興和三年謚清穆𧠨謚清之始見史傳者

遷善改過曰益取於人以為善曰益

德性温恭曰基

後周廣城郡公段永天和四年謚基

視民如子曰慈
宋宗室高密郡王趙德恭明道中謚慈哲
追改前過曰鼎
秉心塞淵曰深
德性寛和曰温
梁鴻臚卿顧協侍中王訓陳廣德侯章景明尚書右
僕射王勱唐絳州刺史孔禎謚温
推功尚善曰讓

唐睿宗長子寧王憲謚讓皇帝攷王莽謚王根為直道讓公則謚讓者始於莽之偽謚矣

追補前過曰容

北魏孝明杜皇后始謚容樂陵王元思譽唐左武侯大將軍竇抗皖城郡公張儉並謚容

執一不遷曰介

宋右正言陳禾謚文介知鄧州劉汲知麟州楊震父宗閔謚忠介介本美謚而鄭志列之下謚之十九言

謂將用之小人抑何誣也

中正精粹曰純

宋忠州團練使趙仲恕謚純熙程子於嘉定十三年

謚純

行見中外曰敵

達禮不違樂曰素

宋張舉謚正素先生

卑而不可踰曰謙

宋劉虞謚謙靜先生

睦于兄弟曰友

衆方益平曰徹

元江西省參政全布延薩里死於陳友諒謚徹哀

追補前過曰攝

美化及遠曰廣所聞能行曰廣

唐太宗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言行不回曰淑

元定宗烏拉海額實后謚欽淑

獻敏成行曰莫

思慮深遠曰懼

謀慮不成曰息

漢盧水侯劉爵五鳳四年謚息

舉事而遲曰舒

北齊河南王高孝愉謚康舒或作康獻

幼少短折曰沖

後漢孝冲皇帝紀注引謚法曰幼少在位曰冲晉有

東海冲侯司馬祇宋有臨慶冲王劉休倩

質勝其文曰野敬不中禮曰野

後周宗室越王宇文盛大象二年為隋文帝所害謚

野

菲薄廢禮曰儉

剛克好勝曰伐

涼德薄禮曰虛

寵禄光大曰榮先利後義曰榮

宋宗室豫章王趙宗諤諡榮孝定王趙元良諡榮易

吳王趙顥諡榮懐王趙宗暉諡榮穆此外諡榮者甚

多益宋代習用

好内遠禮曰蕩好智不好學曰蕩狂而無據曰蕩

後周晋公宇文護追諡蕩

色取仁而行違曰聞

後周有滕聞王宇文逌

貪以敗官曰墨

宋侍中錢惟演卒太常張瓌初請謚文墨後改文僖

言行相違曰僭自下陵上曰僭

後周趙王宇文招以謀誅隋文帝見殺謚僭

高而無民曰亢知存而不知亡曰亢

犯國之紀曰干

心隘不容曰褊

後梁明帝子蕭瑀唐太宗以其性忌謚貞褊

違命自用曰專

唐太常博士張星議御史中丞宋慶禮之謚引謚法

好功自是曰專後慶禮改謚敬

薄德弱志曰輕

煩酷傷民曰苛

以勢致君曰要

蘇洵嘉祐謚法新義

臣等謹案蘇洵嘉祐謚法增改舊謚義其書乃奉

詔編定故終宋世行之下至明代亦依是為增損

今取其謚與周書獨斷同而義異者别為新義逐

條標列其有一二字更改及移彼釋此者亦為注

明至於全不相關者仍不加辨焉

聖不可知曰神

行道化民曰聖窮理盡性曰聖

大而難名曰堯

雲行雨施曰湯

施而中理曰文敏而好學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剛柔相濟曰文脩治班制曰文

保大定功曰武剛强以順曰武周書以順作直理闢土斥境曰

武折衝禦侮曰武

禮樂明具曰成刑名克服曰成周書此句作武字義持盈守滿曰

成遂物之美曰成通達强立曰成

撫民安樂曰康温良好樂曰康周書撫民安樂作安樂撫民温良作温年別有温良好樂曰良

嚮忠内德曰獻周書作惠無内德考周書獻謚有三義此書取其二其博聞多能一義別作憲謚義與史記正義同

柔克有光曰懿周書作温柔聖善後文有柔克爲懿

體仁長民曰元

耆意大圖曰景史記正義作耆意大慮獨斷作致志大圖

施而不私曰宣善聞周達曰宣誠意見外曰宣周書史記作聖善周聞施而不成

任賢致遠曰明總集殊異曰明獨見先識曰明能揚仄

陋曰明察色見情曰明

明德有功曰昭周書作昭德有勞

畏天愛民曰敬齊莊中正曰敬夙夜就事曰敬就事周書作恭事

受命不遷曰敬死不忘君曰敬陳善閉邪曰敬

卑以自牧曰恭不懈為德曰恭治典不易曰恭責難於君曰恭

嚴敬臨民曰莊威而不猛曰莊履正志和曰莊周書後文有履亡為莊

正己攝下曰肅

因事有功曰襄周書作甲冑有勞

安民有功曰烈周書作有功安民

克亟成功曰桓

賞勸刑怒曰威以刑服遠曰威

率義共用曰勇

秉義行剛曰克愛民作刑曰克周書作愛民在刑

兆民寧賴曰安

絶行不與曰定絶行周書作純行追補前過曰定與前容字攝字義同周書無此義有追補前過曰剛句

治典不殺曰簡正直無邪曰簡治典不殺史記訓祁謚獨斷訓震謚此書既仍獨斷震謚義又以之釋簡謚可謂兩岐無定矣

固節幹事曰貞圖國忘死曰貞

謹行制度曰節

涅而不緇曰白

以法正國曰匡

中正無邪曰質

恭仁鮮言曰靖　周書作恭己鮮言曰靜

慈和徧順曰順和比於理曰順　周書徧順作徧服

安民好靖曰夷　周書作安心好靜

謀慮不僭曰思念終如始曰思

大慮方行曰考　周書後文有考考成也

保民畏慎曰胡稱年壽考曰胡　周書作保民耆艾彌年壽考

柔遠能邇曰和號令悅民曰和不剛不柔曰和推賢讓

能曰和周書後文有和會也

賞善罰惡曰憲博聞多能曰憲行善可記曰憲周書無憲謚有獻謚此博聞多能曰憲周書作獻史記正義作憲

磨而不磷曰堅

能養能恭曰孝繼志成事曰孝幹蠱用譽曰孝

盛讓純固曰忠臨患不忘國曰忠推賢盡誠曰忠廉公方正曰忠

尊明勝患曰智黙行言當曰智推芒折廉曰智臨事不

慼曰智察言知人曰智智擇任而往曰智周書作知

行歸忠信曰周事君不黨曰周

應事有功曰敏周書後文有敏疾也

治亂守正曰直直不隱其親曰直周書止肇敏行成曰直無此二義

敬事節用曰欽

小心敬事曰良

强毅敦樸曰厚

能修其官曰勤周書後文有勤勞也

治定不陂曰祁 史記作治典不殺

失位而死曰懐

未中身夭曰悼 周書作年中早夭

懐情不盡曰隱

好更故舊曰易 周書作好更改舊

不主其國曰聲 周書作不生其國

未及而動曰躁

動靜亂常曰幽 周書作動祭亂常

暴慢無禮曰厲愎很遂過曰厲周書止殺戮無辜曰厲獨斷作暴虐無親曰厲

愎很遂過周書作刺謚義

縱樂無度曰荒昏亂紀度曰荒

賊仁多殺曰桀

暴慢無親曰刺

嗇於賜予曰愛周書賜予作施與

墮覆社稷曰頃震動過懼曰頃陰靖多謀曰頃

事君有黨曰比

弱無立志曰愿周書作思慮不爽曰愿

鄭樵謚畧增多謚

臣等謹案鄭樵作謚畧序論五篇謚法三篇後論四篇序論言謚以諱事神為昭穆之次非美刺之法惡謚非所以加於君父桀紂是名非謚幽厲桓靈皆非惡謚又言美惡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故所取謚只以一文見義蘇氏不取周書帝皇王公侯君師長胥之稱巳亦不取堯舜禹湯桀紂等字

表裏蘇氏為典禮之大謚法言上謚百三十一用之君親用之君子中謚十四用之閔傷用之無後者下謚六十五用之小人皆所以備典禮後論言已與蘇氏各有去取辨駮詳盡實已深抉謚法之奥今即三類二百十言有文無義其已見於周書蔡氏蘇氏諸篇者不復贅録其增多未見者謹標而列之著於篇仍以歷代經用之謚疏證其下并撮序其論著之大畧如此云

絜　宋兵部侍郎司馬朴謚忠潔禮部侍郎譚世勣高宗時不受張邦昌偽命謚端潔潔與絜古通

賁　漢戚侯季必孝文四年謚賁

逸

退

訥

偲

逑

懋

宜

哲

察

通 金宗室都元帥宗詰謚通敏

儀 唐憲宗女鄭國公主謚温儀

經

庇

協

端

漢書表有煮棗端侯革朱乃高祖十二年功臣侯而史表作靖侯史表有范湯端侯代乃中元三年以匈奴王降侯者而漢書表作靖端靖二字篆文相近故傳寫易訛然謚端謚靖未詳孰是姑識之以備考

休

史記宋世家有休公田

悅

綽

容 北魏宗室廣陵王欣恭帝時謚容此謚容之始見史傳者

確 宋汾州守張克戩紹興中為金人所攻破力屈死謚忠確

恒

熙 後梁開平元年追謚曾祖妣范氏為宣熙皇后

洽

右上謚法

郲 無考

右中謚法

暴

虐

愎

悖

凶

慢

恐

毒

惡

殘

愍　後周宗室代王宇文達與越王盛同遇害謚愍

攘

頑

昏

驕

梁神威將軍蕭子顯大同三年敕以恃才傲物謚

驕

酗

湎

僥

狃

侈

靡

弱

偽　陳侍中徐陵至德元年謚章偽

妄

讜

諂

誣

詐

譎

訕

詭

奸

邪

慝

蠱

危

圮

懦

撓

覆

敗

斁

疷

饕

費

右下謚法

明通用謚法增多謚

臣等謹案謚法自宋嘉祐而後全用蘇氏元雖或更革未有成書至於明世頗加損益間著新義太祖謚中山王徐達曰寧非前書所有葢規模又一變矣紀明之謚者有張志淳謚法二卷何三省帝后尊謚紀畧一卷鮑應鼇皇明臣謚彙考二卷葉秉敬皇明謚考三十八卷郭良翰皇明謚紀彙編

二十五卷諸書皆不行惟王世貞謚法通紀全載本集自云徧考國史及秘閣諸籍參以家乘靡所不備然猶不如王圻謚法考所載皇明通用謚較為明簡圻之為謚法考也先編各書謚義次輯歷代經用謚其所輯各依正史紀傳按次排比搜攬幾於靡遺至所編謚書於周公謚法取史記而不取汲冢獨斷而外於春秋廣謚沈約賀琛諸家及左氏內外傳注史記兩漢書注所引古謚法絕無

採取獨取宋蘇氏鄭氏于蘇氏書又未見其本蘇氏本一百六十八諡圻止列九十二諡內又竄入端通修恪敦容裕潔確九諡非洵書之所有諡義又多與洵不合獨所載明通用諡法首列文武成康等有諡義者六十八諡次列寧慎冲淑善崇無諡義者六字別有當代經用諡義未備者恒淳高睿等二十五字又於後文摭列事實補其缺遺視王世貞之書可謂詳備矣今取其增多字逐一標

列仍以史傳經用者附證其下至其全文與蘇氏

以上謚書同者不備列焉

强學好問曰裕

宋宗室侍中東平郡王德文仁宗時謚恭裕元成宗

母鴻吉哩后謚徽仁裕聖至順三年追封顏無繇爲

杞國公謚文裕

勤其世業曰修

宋吏部尚書胡宗愈謚修簡此謚修之始見史傳者

敬共官次曰恪威容端嚴曰恪温恭朝夕曰恪

唐文宗太子謚曰莊恪唐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楊昉謚恪杜佑曰恪字謚法所無考史記有牧邱恪侯石慶漢書作恬侯檢謚法亦無恬字史漢異同未詳孰是據杜氏所言則唐以前未有謚恪者以昉為始以上

三謚有義

寧　明初謚中山王徐達

善　弘治中謚夫人項氏曰榮善

崇　漢宗室蠡吾侯劉翼桓帝之父帝即位諡為孝崇

皇洪武初諡合浦侯陳清曰崇武弘治中諡夫人胡

氏曰崇善夫人姚氏曰崇敬以上三言脫去諡義

明通用諡法新增義

臣等謹案明王圻諡法考所載明通用諡法大要

本於王世貞諡法通紀其有釋義者皆闕籍也有

周書不為蘇洵所取而茲取者如於武則取剛强

直理刑名克服於成則取安民立政之類有蘇氏

新創義而茲屏不取者如於明則不取能揚仄陋於恭則不取治典不易責難於君之類惜所列止六十八謚於明史諸臣用謚良多未備終非全書今取其新增謚義照前代各書例逐一標列至其時經用為謚而義軼者不另列焉

道德純一曰元

敬順事上曰恭正德美容曰恭

守禮執義曰端

物至能應曰通事起而辯曰通

明德有盛曰賢

施勤無私曰惠

柔克有光曰和周書後文有和會也蘇洵諡法作柔克有光曰懿

柔德教衆曰靜

臨難不懼曰勇

致果殺敵曰剛强而能斷曰剛此二義蘇洵諡法作毅諡義

勝敵志强曰壯叡圉見服曰壯死于原野曰壯兵甲亟

作曰壯履征殺伐曰壯
表裏如一曰懿
不汚不義曰潔
無過為僖小心恭慎曰僖周書作有過為僖
好學近智曰果
善行不怠曰毅溫仁忠厚曰毅能紀國善曰毅
寬裕溫柔曰容

歷代謚法補遺

臣等謹案周書合汲冢史記本共一百三十五謚經用者八十四謚蘇洵謚法增多七十謚經用四十七謚鄭樵通志增多七十一謚經用十一謚而歷代史傳所載已用謚不見於謚書者自共和以前魯鄭諸邦已有之戰國兩漢而後不可勝紀葢著作之始不過預定若干謚原不能必後人之盡用而政教既衰王章漸廢列國諸侯人自為政雖田賦職官之大多有不循乎周禮者況謚法乎況

秦漢以下乎且又重以魯魚亥豕之易訛國史家乘之歧出隷事者循其所採而不究其由來讀書者專於一編而不博乎異本遂至書與謚各不相符亦勢之所無如何也臣等綜觀歴代用謚不見于謚書者仍博採之以補謚書之缺遺爰自周初迄於明代各以史傳按次編列以備考焉

鄭　燕有鄭公

宫　蔡曹皆有宫伯

利　陳有利公

赧　周有赧王

于　漢景帝子膠西王端宗室安郭侯傳富楙侯自爲並謚于史記索隱廣周書謚法優能其德曰于益美謚也考蘇洵别有犯國之紀曰干而王圻謚法考遂以端等三人爲謚干誤矣傳富史表作傳

綱　漢有清河綱王

令　漢有周吕令武侯吕澤史記索隱曰周吕國也令

武謚也

終

漢鄭侯蕭何謚文終安國侯王陵秣陵侯劉纏什邡侯雍桓並謚終考汲紹侯公上不害史表亦作終侯

制

漢有高宛制侯丙猜蒯成制侯周緤

祇

漢衍侯翟山橐侯陳鍇並謚祇

中

漢龔頡侯劉信厭次侯元頃高胡侯陳夫乞並謚中元頃漢書表作爰類

穀
漢有祁穀侯繒賀史記索隱曰謚法行見中外曰穀

慶
漢郎侯黄榮盛謚慶

虒
漢有廣陵虒侯劉裘史表作常侯劉裘考常謚亦諸家所未載

敷
漢有定敷侯劉越栩敷侯劉罷師史記索隱曰敷謚也說文云敷讀如躍

恬
漢有牧邱恬侯石慶攷史記作恪侯馬端臨封建

考王圻謚法考俱從漢書表作恬

敦　漢宗室劉光元封六年謚敦此敦謚之始見于史

傳者

肥　漢常樂侯稠雕謚肥稠雕漢書衛青傳作雕離

衍　漢邪會侯劉仁挾術侯劉昆景謚衍漢書表作扶

浰侯劉昆吾

昌　漢都昌侯朱亢謚昌

刻　漢成安侯郭賞謚刻

郖　漢成安侯郭長謚郖長乃刻侯賞之子

道　王莽追謚王根為直道讓公又北魏太祖謚道武皇帝

睦　王莽妻謚孝睦皇后

熹　後漢孝和帝鄧皇后謚和熹北魏陰平王元烈亦謚熹

太　魏謚曹嵩為太皇帝北魏世祖亦謚太武

禧　晉安帝王皇后謚僖

淵　宋洮陽侯宗愨謚淵

替　梁蕭通明卒有司按謚法言行相違曰替

脫　陳周敷謚脫

愓　北魏南皮靈侯髙佑初有司議謚愓詔以不遵上命謚靈

愷　北魏康成縣公栁帯韋謚愷

實　北魏滄州刺史堯傑謚實

闇　隋文帝謚岐國公斛斯徵用之

縱　唐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為恭劉洎駮之改
謚曰縱

晟　宋黥卒魏漢津以鑄九鼎賜號冲顯處士卒謚為
嘉晟侯

柔　遼義宗后謚柔貞

默　金德祖謚淵默皇帝

濟　金宗室鄭國公們圖琿謚定濟京兆尹隋國公和
尼謚貞濟

傑　金太傅托卜嘉謚傑忠

亮　元永平郡公阿勒台謚忠亮

嘉　元漆水郡公耶律希亮謚忠嘉

遂　元寧夏郡公安巴代國公鄂拓克齊並謚忠遂

淳　明太祖追謚考為仁祖淳皇帝

悊　明熹宗謚悊皇帝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二十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謚畧

臣等謹案謚法起於周而累朝賜謚之典多與周異周制君臣不嫌同謚至晉太康中則以同號為嫌矣周漢定謚或用單文或兼兩字各視其所宜無所輕重後世則以單謚複謚為升降矣至於追謚之恩改謚之議奪謚之條累朝定制互有等差

而立法失宜者莫如唐之議謚駁謚葢其制以太常掌定議以考功掌駁正其有子孫陳訴復下三省官叅議然定議者不能無愛憎而駁正者復有所向背駉至章奏紛然互相詰難因以啓黨援邀結之術非惟不足以定公評亦非所以成政體也夫無爵者無謚禮有明文賜謚者不可以私冀猶爵祿之不可倖邀王者受命于天故稱天以謚人臣受爵于君則君賜之謚禮樂必自天子出始能

昭彰癉之大權是豈得專責於太常又奚必預設

駮正之官徐議其後哉鄭志秖載三等之謚於累

朝制度闕而不載今上采經傳旁及漢晋以及元

明定謚之制錄其有關証據者以補鄭志之闕即

唐人議謚駮謚之文亦畧存梗概用以考其得失

焉

歷代謚議

周禮春官太師帥瞽而廞作匶謚

太史小喪賜謚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儀禮士冠禮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臣等謹案禮記郊特牲亦有此語

禮記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又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

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

樂記聞其謚知其行也

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

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又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析朱鉏謚曰成子

臣等謹案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杜注云皆未死

而賜謚

穀梁傳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

史記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白虎通德論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戒上務德也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士冠禮曰死而謚之

今也所以臨莅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質死生同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合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故不得稱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以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

號令善故有善謚故合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爾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彊理勁直謚曰武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于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别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禄位故有謚也顯號謚何號法天也法

曰也曰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

臣等謹案以黃帝堯舜為謚自白虎通始抱朴子

曰上古無謚始于周家耳黃帝謚蓋後人追為之

非當時羣臣之稱也此説可以證班固之誣

五經通議曰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

以為勸戒也

鄭志趙商問曰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而武王

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業

興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為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商湯則不追謚矣

說文解字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

釋名謚曳也物在後為曳言名之于人亦然也

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埜日遣太尉于南郊告天而謚之

荀氏家傳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于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

臣等謹案顔師古注漢書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
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荀爽惑於讖諱之
書而以火生於木為說陋矣
後漢書祭遵卒博士范升上疏曰禮生有爵死有謚爵
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
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
通典魏劉輔等啓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没有謚必
考行迹論功業而為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

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今諸侯薨于位者可有謚主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善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于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子嗣無殊才異勲于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黄門侍郎荀攸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

靈厲之謚令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禄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内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涖官理事則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録八座議以為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叙五等列侯以上嘗為郡國太守内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薨者

皆賜謚

晉書景帝紀魏正元二年謚景帝曰武公文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嘗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實所祗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為謚請依何等就加詔許之謚曰忠武

臣等謹案魏初謚晉宣帝曰文至是謚景帝曰武

蓋與魏武魏文二帝同謚故表云謚與二祖同也乃改宣帝謚宣文景帝謚忠武君臣同謚之嫌實始于此

晉書禮志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于制難全如巻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例但

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宜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義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

晉書嵇紹傳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

功德靈厲表於闇蔽白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臣等謹案此後世駮謚之始

晉中興書曰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鄉校常伯無爵悉不得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勲德兼脩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

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通典東晉元帝太興三年詔古者賜謚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勲之美事也按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于義失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于行而不繫爵然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没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

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臣等謹案晉書劉毅傳太康六年卒即贈儀同三司羽林左監王宫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案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失體云云奏寢不報則請謚劉毅乃太康六年毅卒之歲非太興三年也杜佑以王宫疏為有司表牽合太興之詔為一事誤矣

晉書禮志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瑯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絶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

臣等謹案通典載王彪之議云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壊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阼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情不追謚今彭城王妃不應謚其論視禮志稍詳今並録之

通典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曰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總括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兹義過于古禮然

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定為謚之證也

臣等謹案衛懿侯世子棄死謚曰共伯事在春秋以前世子得謚不始於申生也循以為諸國無例

失考矣

又孝武太元四年光禄勲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諡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諡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按郭奕諡景詔實不以犯帝諡而改也又惠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諡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諡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

恥下問所以為文也逺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非嬿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

又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之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徳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徳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録之任則

是參貳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録不可不詳彪之答云

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泰始初張

皇后大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

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複謚亦不

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複謚者非大

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皆顧

命重勲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懐不當此

任於今詠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于数公所以表冲虚

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録臺事者亦皆不複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周光禄或曾師傅或曾總録並不複謚吾謂此謚洪美不應翻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髙謚簡時尚書符郄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

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凖例如此復無所為疑

唐六典注諸職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吏録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内官議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藴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

通典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表思古謚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

子於荒徼嫁少女於部落聞詩聞禮事絶於趨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彦伯詐屈戸部尚書戴至德問於博士王福時答曰昔晋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案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為恭

臣等謹案楊思敬舊唐書作袁思敬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隋觀德王楊士雄第四子曰續續次子曰思敬官禮部尚書駙馬都尉蓋尚唐高祖女安平公主者也舊唐書誤

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荆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戸部員外郎李邕駮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禄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時雖不

從邑議而論者是之

舊唐書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案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駮之曰慶禮在人若節為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戶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遽稼穡為艱又能實于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名

之典不墜乃謚曰敬

臣等謹案張九齡駮議全文載於宋慶禮本傳通典所録於事實謚義均未顯晰兹據舊唐書節輯

通典開元十八年太常寺議請謚張說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駮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厲風俗檢柬名教固無虛稱是存實録准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

也人之斯玷焉得逭諸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為定未決𤣥宗為製碑文賜謚曰文貞

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駮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案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葢

時不可踰也節度旣沒名不浮行數𢈔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于簡牘抑恐名器等于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茍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

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及答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案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況三王殊塗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茍必以已葬為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

綬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巳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于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于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謚令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王侯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于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載籍歜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謚贈吏部

尚書呂諲曰肅度支員外郎嚴郢駮曰今所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偹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于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案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于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存衆議今駮議撰謚異

同之說並故吏專之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文王代崇周公誅淮夷武功盛而皆謚文蓋缺恪德臨事甯俞忠于其國文德優而並謚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一文不足以紀其善于是有文終文成

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王珪封德彞陳叔達温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有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靚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

褊也以諲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智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向嘗徽一字二字之升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定

臣等謹案晉書王渾傳渾本謚元獨孤及引為謚

肅之證蓋臨文時未詳考耳

大歴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駁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偪旋又知載隳壊綱紀心貳于君既懼其疑因為疎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辭余志士之命露宄狡之私而乃晏

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當恩于下招怨于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寇至無弭災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澤不及于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嘿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慈惠愛人乎

既由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無祭禰之宫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充就恐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敢私于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于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

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于燕國公張説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令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于周漢黄泉之䰟免慙于蘇魏別敕謚為文簡

臣等謹案楊綰傳稱蘇端為憸人特異議即指此事

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謚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為恭黄門侍郎劉洎駮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謚為縱工部尚書楊昉謚曰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謚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謚曰勤

臣等謹案杜佑云以上人人謚法所無乃有司一時之議然漢時有泗水勤王綜王莽時更始將軍廡丹後周褒國公李端並謚果而狄邱恬侯石慶史表作恪侯則佑以為謚法所無者未之考耳又

案唐書竇抗傳稱抗謚密與通典異

唐書元和中賜太子賓客于頔謚曰忠初有司謚曰厲至是特易之右丞張正甫封其勅請還本謚補闕髙越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况又黷其典法乎

五代史同光二年史館事例凡王公百官定謚考功録行狀并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中外官薨巳請謚許本

家各録行狀一本申奏

宋史禮志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本家録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録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録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聞藴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一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

為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纂後以直史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賜謚法近朝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望令史館編録行狀送禮官定謚付史館修入國史詔今後並令禮官取行狀定謚送考功詳覆閱送史館永為定式直集賢院王皥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寺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為之襃貶近者臣僚

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别無善政應定謚之際亦其繆戾皆不請謚法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刋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為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匿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册别無明証唯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

塟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皞請焉禮院吏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塟請謚乃言自古作謚皆在塟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塟既啓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塟加謚出於唐時如顔杲卿盧奕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厦以為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死不

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所贈道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贈遺自此既塟請謚者甚衆歲月浸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

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謚者令壟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不定謚

臣等謹案唐六典有蘊德邱園亦奏賜謚之制宋代因之故元祐中謚邵雍為康節政和中謚徐積為節孝官不過學校而已厥後寧宗理宗表彰儒術嘉定三年謚朱子曰文七年謚張栻曰宣八年謚呂祖謙曰成九年謚周惇頤曰元十三年謚程

伯子曰純程叔子曰正十四年謚張載曰明賓慶
時謚陸九齡曰文達陸九淵曰文安淳祐間謚羅
從彥曰文質李侗曰文靖而朱子高第弟子黄幹
則謚文肅蔡沉則謚文正此皆官未及謚而謚者
宋之謚法頗為冒濫羅泌至謂之辱典而追謚諸
賢以崇尚理學則庶乎得彰癉之意云
武寧軍節度使鄭國公贈太師中書令夏竦始謚文正
知太常禮院司馬光奏曰臣等切跡謚法本意所謂道

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博雅之謂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邉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宜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乃以文正謚之臣等顓愚不達大體不知將以何謚待天下正人君子哉伏惟改賜竦謚天下幸甚乃改謚文莊

司徒岐國公贈太師兼侍中陳執中仁宗時謚恭時禮官韓維奏曰執中以公卿之子遭世承平因縁一言遂至貴顯而不能率禮秉道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禄大夫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詔謚曰恭

臣等謹案唐宋皆有議謚駁謚之制維時太常考功守官而不阿者固亦有之而是非瞀亂知蘇瑞

之詆諆楊綰則適以滋植黨營私之漸惟宋司馬光奏夏竦謚韓維議陳執中謚持論侃侃史家稱之然仁宗時謚法之未愜者匪直加夏竦陳執中以美謚也藍紀宗謚僖靖張惟吉謚忠安石全彬謚恭僖盧守懃謚安恪皆宦官也石全彬者雖有破儂智高功抑厚其賞賚可矣乃寵以使職之不已又加之美謚且其他如守懃輩則有何功耶唐世宦官至為橫恣顧得謚者楊復光李輔國而已

宋自真宗作法諡劉承規為忠肅至仁宗習為故常後世踵之神宗時李舜舉諡忠敏哲宗時梁從吉諡敏恪李憲初諡敏恪改諡忠敏徽宗時宋用臣諡僖敏馮世寧諡恭節高宗時康履諡榮節藍安石諡良恪康諝諡忠定凡宦官得諡者十有餘人夫以先王尊名之典而至加諸刑餘之奄寺其瀆禮不經又孰甚焉是烏足以語激揚之大法哉元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勲于王

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

太祖至元二十二年制謚法

臣等謹案元劉致議蕭𣂏謚引謚法好古不怠曰敏虞集議陳文靖謚引仕不躁進曰靖柳貫議姚燧謚引敬直慈惠曰文考周書及蘇洵諸家皆無此文疑即元所制謚法也

武宗至大二年詔内外百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勞政績德業藝能經由所

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吏部考覆呈都省
都省擬凖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謚若勲戚大臣奉
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順帝至元元年命嚴謚法以絶冒濫
臣等謹案元代贈謚之制史志不詳而參考紀傳
則所行異典足資蒐輯者不少樂平民許則祖謀
恢復德興縣遇害謚忠顯亳州民曹彦可不為賊
罵旗而死謚節愍兩人皆以布衣得謚褒死節也

謚處士金履祥為文安許謙為文懿重儒學也謚
揭來成為貞文先生表篤行也謚安南王陳益稷
為忠懿旌外藩之恭順也追謚比干為仁顯忠烈
公箕子為仁顯公以勸忠也追謚杜甫為文貞劉
蕡為文節以崇文也顏子父無繇追謚文裕朱子
父松追謚獻靖尊先賢之所自出也明太祖嘉常
遇春之功謚其曾祖四三曰莊簡祖重五曰安穆
父六六曰靖懿王世貞以為循元之制則元制固

有功高謚及三代者葢亦易名之異典而史志闕

畧不可復考姑擴其可考者以見一代之制焉

明會典凡議謚洪武初俱禮部奉旨施行二十五年令

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凡親王謚例用一字郡王二

字弘治十五年奏準親王行巡撫巡按等官覆勘郡王

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覆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

具奏本謚

邱濬舉贈謚以勸忠疏臣惟生者之禍福出于一時蒙

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侥倖而茍免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于蓋棺事則定矣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謚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為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庸主嬖臣乃以一已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于世教而實得罪于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于天臣之謚則請命于君天不言而人

代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託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于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議謚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武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為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

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所司俾其考定訂議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屬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勸臣子之大法端有在于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隆慶四年題準凡冑襲王爵奉旨改正者不許一槩請謚凡文武大臣請謚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則不拘常

例

弘治四年令凡乞恩賜謚者禮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槩比例濫請

十五年奏準文武大臣有請謚者禮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為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為上行實頗可者為中行實無取者為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旨

萬歷元年題準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謚者

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補謚者不行十二年題準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必其節槩為朝野具瞻勳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槩與

明史萬歷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郭正域請嚴謚典議奪者四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應奪而改者一人陳瓚

補者七人伍文定吴悌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閣臣沈一貫朱賡力庇呂本不從其議未幾御史張邦俊請以呂柟從祀孔廟而論應補謚者雒于仁魏學曾等十四人部議久之共彚題先後七十四人留中不發天啟元年始降旨俞允又增續請者十人而邦俊原請九人不與正域所請伍文定等亦至是始定凡八十四人其官卑得謚者鄒智劉臺魏良弼周天佐楊允繩沈鍊楊源黄鞏楊慎周怡莊杲馮應京皆以直諫孟秋張元

忭曹瑞賀欽陳茂烈馬理陶望齡皆以學行張銓以忠義李夢陽以文章魯穆楊繼宗張朝瑞朱冠傅新德張允濟皆以清節楊慎之文匽莊景之文節則又兼論文學云三年禮部尚書林堯俞言謚典五年一舉自萬歷四十五年至今蒙恤而未謚者九卿臺省會議與臣部酌議帝可之然是時遲速無定六年給事中彭汝楠言耳目近則覩記真宜勿逾五年之限又謂三品以上為當予謚而建文諸臣之忠義陶安等之參帷幄葉琛等

之殉行間皆宜補謚事下禮部以建文諸臣未易輕擬不果行至福王時始從科臣言舉追謚之典則有開國功臣李善長等十四人正德諫臣蔣欽等十四人天啟慘死諸臣左光斗等九人而建文帝之弟允熥允熞允熙子文奎亦皆追補云

臣等謹案明史所稱官卑得謚者特指天啟元年補謚諸臣而萬歷以前非三品得謚者王世貞明異典述則稱有三十一人楊恭惠信民以僉都御

史劉文恭鋋以少詹事宋文恪訥李文忠時勉陳文定敬宗鄒文莊守益以國子祭酒李文通奎劉文介儼以太常少卿俱四品朱文肅善朝文穆廣呂文懿原以翰林學士張文僖益以侍讀學士楊忠愍繼盛以兵部員外郎朱忠定復張恭僖景明以長史俱五品徐文肅喜述以春坊中允王文靖汝玉以贊善王忠文禕以翰林待制劉忠愍球以侍講羅文毅倫舒文節芬以修撰羅文恭洪先以

贊善蔣恭靖用文以太醫院判俱六品鍾恭愍同以御史七品陳恭愍選以布政使毛忠襄吉周節愍憲馮恪愍傑許忠節逵以憲副岳文肅正以知府鄧恭毅顒以知縣皆藩臬郡邑外臣雖品秩不同而或禁近碩德或封疆殉義皆無愧榮名者獨蔣用文以技藝小臣得之殊為幸耳然用文猶醫士也方士邵元節謚文康榮靖陶仲文謚榮康惠肅而王世貞亦述為異典則不啻褻典矣考明代

追謚者五人漢滎澤侯紀信謚忠烈唐諂州刺史鄧文進謚忠襄宋邕州推官譚必采謚忠愍信國公文天祥謚忠烈知信州謝枋得謚文節褎先世之孤忠以激厲風俗乃可為明代之異典云爾

[seal]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二十一